

栗香五筆

掃葉山房
石印

1262.1
320
(2)

粟香五筆卷三

魏季子白寶盤銘
惠山石牀題名跋
張太常墓誌銘
建炎復江陰軍指揮碑
玉臺名翰
牆東類稿校勘記

常州石刻四種
陳庚首墓碑
申港季子墓十字碑
溪州銅柱
詩壇點將錄

粟香五筆卷三

江陰 金武祥 桂生

號季子白寶盤銘

號季子白寶盤銘曰佳十有二年。正月初吉丁亥。號季子行第一白也寶盤。不顯予白。

庸武于戎。

行第二

經綏三方。博伐嚴敵。于洛之陽。折行第三首五百。執繫五十。是以先

行鉅鉅子白。

行第四

戒于王。王孔加予白義。王各周廟。宣行第五廚。舉卿王曰白父。孔

猷有光。王賜行第六

行第六

乘馬是用左。王賜用弓彤矢其央。行第七賜用戌用政。繼方子子孫

孫萬年無疆。

行第八

銘文百十一字。八行。行約十三字。盈者以其合文重文縮之道。光

間陽湖徐傳兼大令。雙鈞宰郿。因公之瑤。難于號川鎮得之。號川古西號地也。以大

車輦歸。重專車。以建初銅尺度之。長五尺有九寸一分。彊廣三尺有七寸二分。高尺

有八寸弱。中深尺有七寸。彊四足足高二寸有五分。彊八環。面各二環。紐銜之環。徑

三寸。銘刻盤內。庚申亂後。盤為合肥劉氏所得。余近見徐氏搨本。並陳介祺瞿樹珪

呂佺孫薛子衡釋文四篇。爰擇其文之簡明者。間增鄙意。分句釋之于後。

佳有十二年。正月初吉丁亥。號季子白也寶盤。

號季子白。號君字也。號君之見于春秋左氏傳者。隱八年有號公忌父。桓五年有

號公林父。八年有號仲。林註以為即林父。莊二十年有號叔。至僖五年。號公醜遂滅于晉。無稱季及于白者。則于白蓋忌父先君。在春秋前。通鑒夷王三年。命號公伐太原之戎。是號之伐玁狁。世有勳績。竹書紀年。宣王五年夏六月。尹吉甫帥師伐玁狁。至于太原。以盤文。是以先行之說推之。蓋是役也。尹吉甫為帥。方叔佐之。本王氏。而于白為之先行是事。在宣王五年至十二年。乃作盤紀功耳。毛詩小明。二月初吉。傳所註朔日是也。

白。古通作伯。又通帛。春秋左氏傳隱二年。紀子帛。公羊作伯。史記伍子胥傳。伯嚭。越絕書作白喜。是其證也。或謂應釋作如字。如齊桓公之名小白。不得以季而名伯。然如魯叔仲彭生。稱叔仲惠伯。叔仲帶。稱叔仲昭伯。子叔嬰。齊稱子叔聲伯。以及孟孝伯。孟武伯之類。其稱號季子伯。于文未為有害。如釋作白。反嫌與下文王曰伯父之文難通矣。

不顯。于白。庸武于戎。工。

不顯。猶言豈不顯也。武上一字。作百。从庚。下作月。當為用之半泐。是蘭字。庸古同。用說文。庸。用也。或又謂武上一字。是古文龍字。龍古通寵。戎爾雅云大也。工古通功。傳曰寵之以武威。詩周頌曰念茲戎工。即此寵武於戎工之義。

經緯三方。傳伐嚴執于洛之陽。

經即緯。鐘鼎多從攷。四說文篇文作三。蓋古一二三四皆從積數。經緯三方。猶毛

詩言經營四方。小雅云。薄伐玁狁。博薄古通字。博說文從十。此从艹。蓋古文嚴說

文一曰地名。嚴允為北戎國。故許氏云地名也。執古文允。說文無玁狁字。毛詩陸

氏釋文云。玁本或作嚴。執本或作允。今毛詩本作玁狁。淺儒增加偏旁耳。

洛說文云。出右馮翊襄德北夷界中。今本說文東南入渭。正近嚴允地。非禹貢導

自熊耳之洛。為貢之洛。當作維。詩六月。玁狁非茹。整居焦穫。侵鎬及方。至于涇陽。傳焦穫

周地。接玁允者。涇與洛同為雍州之水。玁狁侵周。南至涇陽。周伐玁狁。北至洛陽。

為西北洛水之陽。非東都之洛陽也。

折首五百。執繫五十。是以先行。

折說文斷也。折首猶言斬首。易離上九。有嘉折首。是也。執繫囚虜也。五百二文合

體五十二文同方。鐘鼎往往如是。先行軍之前鋒也。六月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啟

行。正與此文合。

桓桓于白。獻戒于王。王孔加于白義。

桓同桓。戒當作戒。或古戎字。卽甲之古文。或以為當作戩。戈乃或之省文。巾乃

皆之省文倒書耳。或以為物字反刻。加嘉古通用。

王各周廟宣廟舉卿。

各鐘鼎多借作格。至也。宣廟當从左傳杜註。作講武屋解。蓋上文既云王各周廟。不應更言宣王之廟也。說文無廟字。左氏傳作榭。公羊傳作謝。舉當是受字。說文受相付兼有授義。王既嘉子白義。即命之為卿也。

王曰白父。孔獸有光。

號王季之穆。故曰伯父。獸即顯。

王賜乘馬。是用左。王賜用弓彤矢其央。賜用戌。用政繼方。

央通作英。詩鄭風二矛重英。鄭箋畫飾也。或即以為旂旄央央之央。作鮮明解。蠻作繼。古文多省借。用政繼方者。維時北狄既伐。而南蠻未靖。遂賜以征伐之權也。是子白之博伐繼狁。用政蠻方。與方叔之征伐繼狁。蠻荆來威。時事並同。則是盤為宣王之時物無疑。篆法與石鼓文同。可定石鼓為宣王時造。足破諸家聚訟矣。

常州石刻四種

吾郡金石家。孫氏淵如。震宇訪碑錄。陸氏紹聞。金石續編。皆搜羅甚富。而近在同郡者。尚多遺漏未收。如余里居所得四種。皆出孫陸所錄之外。緣亟登之。

南唐無盡甘泉題記

無盡甘泉

大字分書橫列

常州晉陵縣定安鄉固實里居住。奉佛弟子朱察章。施財重新甃砌。

大井一口。并脩蓋井亭功惠。追薦亡妻周氏小三娘。往生淨土。昔太歲己巳七

月中。漸八日題。

小字正書

按南唐井闌。今藏武進縣天甯禪寺。石縱橫二尺一寸強。己巳係宋開寶二年。

時南唐後主嗣位之九年。奉宋正朔。不建年號。故不紀元。

唐姚勛等題名

姚勛。陸墉。李約。文王知退。崔子逸。邵汝翼。余耽。彭圓。鄭瑤。鍾離權。大中四年二月六日遊。

按姚勛等十人題名篆書。摩崖十三行。人各一行。十一十二行。行各四字。末一字。大。二寸許。在荆溪縣善卷洞。

宋國佐等題名

嘉定癸未秋八月八日。前進士莆田國佐。方子同。沈西白。方子蘭。同邑人任遊。

按國佐等題名行書。摩厓在善卷洞。饒姚勛等題名上。若今套板然。為金石家罕見。七行。行四五六字不等。嘉定癸未。甯宗十六年也。此與姚勛等題名。甯楷宜興志均以為多闕文。

元天慶觀石柱題名

至正己丑春三月十一日。壬寅吉辰。提舉劉性存。住持劉何達建。

按石柱題名。在常州府治通吳門外。天甯寺東偏石柱上。其地舊天慶觀址。柱凡六。西向。文刻自北至南。第五柱上二行正書。至正己丑。順帝九年也。性存何達。疑皆郡人。

惠山石牀題名跋

惠山石牀題名。剝蝕模糊。不易辨識。裴葆良孝廉告余曰。近時邑人劉石香司馬。繼增親往。椎拓於吳平齋觀察雙鉤本外。復審定十餘字。後寄示石香所作跋云。元王仁輔無錫志。惠山寺大殿下有聽松石牀。唐李陽冰篆聽松二字於上。石牀側有大松二。唐寶曆二年。飭造競渡牛尾舟。將伐松為之。是夕松忽哀鳴。遂奏免。明馮善錫山志。石牀在殿前月臺下。長可五尺。廣厚半之。上平可供偃仰。故名石牀。皮日休詩。松子聲聲打石牀。即此。此見諸前代記載者。其於題名皆略而未詳。石在明成化

初二松已亡。嘗一徙寺左聽松庵。邵文莊寶作詩載容春堂集。康熙十年仍還故處。道光十五年知縣曾承顯撰記為亭覆之。咸豐庚申之變。亭與寺俱毀。同治四年割殿後地建淮湘昭忠祠。石湮瓦礫中初無知者。逾年始出。遂復為亭。今祠門左偏是也。石質堅頑。初未礱治。以形似故名為牀。其面正平。一端翹起。若枕向外側。其角刻聽松二篆於左方為一行。篆右並列行楷十行。字參錯不齊。文向右讀。云松石相望於十步外。不知幾何時。合而相從。理若有符。政和甲午。睢陽張回仲賢得而出之。可以礱礪。可以偃仰。遂為茲山登臨勝處。至者當自得之。惟勿遷勿伐。俾勿壞。同來者六人。字一州李永久中。廣陵俞光祖慶長。汝南何安中得之。字一中將之寺僧奉仙。六月丙午。凡一百有二字。內泐二字。其平面有行書三行。行七字。云嘉熙己亥歲處暑日止。泓趙希袞攜家過此。與諱侍行。按王翁林澍作竹雲題跋。自言雍正六年拓聽松二篆。右有行楷磨滅不可復識。閱六十餘年。翁覃溪方網復初齋集云。今拓尚微辨行楷十行。筆勢如黃山谷。不知何人所作。又閱六十年。道光二十八年。吳平齋氏雲。尹金匱曰。到惠山手自搃拓。凡翁氏所闕而未識者。復審出十數字。詳載所著金石記中。是其文字若前晦而後顯。蓋拓有精麤。愈辨愈精耳。吳氏又據宋史宗室表考得石面題名。趙希袞為舒國公維忠後師協子。與諱為冀王維吉後希瓌子。皆

燕王德昭裔。謂此題名為從來著錄家所未見。以孫淵如星衍震宇訪碑錄卷四載聽松二字。卷八載惠山寺張回仲題名。卷九載惠山趙希宸題名。並不指為一石。為失據。其說良是。惟聽松二篆。為李陽冰書。出王仁輔志。乃云始自竹書題跋所定。則非也。同治四年秋。吳氏重過惠山。訪石牀不得見。疑已毀失。乃取曩拓本雙鉤作跋。刊諸木。而平面字大。冊隘不及摹訪。第錄其文。稱其筆法類瘞鶴銘而已。光緒二十年。繼增持所刊雙鉤本至石牀拓證。字迹較前更加剝蝕。平淺處撫摩滑澤。若無字。然細審之。蝸痕灰綫。隱約可尋。其聽松篆石題名。吳本所闕者。又辨得十字。如張回仲下賢字。上半尚存。知回是其名。仲賢其字。閱下文諸人名書例。皆如此。可正志乘記載。牽連稱張回仲題名之誤。六月丙午六字。僅有左半一橫。及下兩平點。月字則石有凹凸。上半粗淺。下半細隱。非乾墨輕拓不可見。考宋曆日政和四年六月有丙午。餘於正四八十二。此五月亦有丙午。然皆不類。定是六月無疑。其平面處暑日止四字。亦吳本所闕也。昔之不可復識。及一再審辨。不能盡得者。今具錄如右。而今所不可識。如篆石第二行符字全泐。及他疑似處。則轉取吳氏本互證得之。語云金石之壽。不如竹簡。爰詳紀之。為後來考古助。

陳庚首墓磚

陸彥和學博言其祖自下浦遷居郡城稱下浦陸氏下浦尚有陳氏亦繁衍其遠祖唐陳庚首墓巍然猶存近出有磚其文云皇唐歲次丁未太和元年七月己丑六日甲子日亡常州晉陵縣萬春鄉亭山里下浦村西五里青山彎夫薛氏戊申生墓一所東去山七十步南去湖二百步西去山一百步北去山卅步庚首之墳磚廣六寸長一尺正書同治辛未陽湖新塘鄉民創土出之為彥和所得西彎其地土名今猶稱青山彎上有古冢云下浦陳氏始祖常州太守庚首公暨夫人薛氏墓碑係國朝道光間重立按陳氏謚始祖庚首為隨司徒杲仁裔孫唐寶曆間任常州太守葬於晉陵下浦村西子孫遂家焉自唐迄今世守廬墓謚牒未失確為可信陳椒峯府志職官表寶曆間有陳氏逸名豈即庚首歟白居易有酬常州陳郎中使君詩亦不知其名新書宰相世系表不著司徒一支又陳氏宰相三人叔達希烈夷行而世系不見希烈故知謫脫者不少也百官志唐天寶元年改刺史為太守至德二載復改為刺史是寶曆太和間竝無太守名號豈其子孫以刺史太守為通稱遂沿習不改與姑存疑以俟考

張太常墓誌銘

甲午二月道出無錫適南郊有古墓坍塌棺已半朽出墓誌銘石尚完好其鄉人昇

置公所好事者率相推擢。余往觀獲一紙。知為宋時張君源明墓。父子舉進士。而邑志選舉表未載。晤表葆良孝廉。出示跋語。并錄於後。亦志乘及金石家所宜採也。宋故朝奉郎太常博士三司推勘公事騎都尉賜緋魚袋張君墓誌銘并序

馬仲甫撰文 張

錫篆蓋

呂希道書丹

嘉祐中三司使蔡公。方大振職事。飭僚屬乃表。著作左郎張君于朝。以為推勘公事。而君以稱職閒居三年。治平丙午五月十六日疾卒。其孤中行。以其喪歸常州無錫縣。卜十月初三日甲申。將葬于景雲鄉恩覃里之先塋。且請銘於予。予守台州時。君為實從事。予固知君者也。乃序而銘之。

君諱奕。字源明。常州無錫人。曾祖諱卓。祖諱漢濱。父諱瑩。贈大理評事。母陳氏。追封仙遊縣太君。湯氏。封壽昌縣太君。君起家舉進士。擢戶科。歷太平台洪三州之從事。改著作佐郎。在三司遷秘書丞。太常博士。君敏博而有文。其在鄉里以行義稱。及出而仕。尤長於時務。遇事不苟。思欲冥諸理而後已。台有大水隄防繕完之智。出於倉卒。民卒賴以安。實君力焉。郡人張希房尚幼。君視其材可教。收而受之。以學問孜孜焉。若己之子。後果擢進士第。洪之屬邑有以縱火民家。因上于州。有司議弃市。君獨疑曰。是可死邪。請自案獄。果得所以未盡之狀。而因論得免。吏以誣服。京師大衆之

地獄訟之務。獨天府與三司馬。而三司又括天下之賦入。凡諸道之務。巨細悉關決之。故事物之機會。人情之姦利。日以至者。蓋百計。顧非明且恕者處之。則幾不能無刑法之濫。君矯枉去弊。多所辨正。其陰施在人深矣。予聞善惡不虛其報。君雖不克身享之。安知不在其後乎。君享年五十有五。娶朱氏。封仁和縣君。二子。中行其長也。舉進士。次梁卿。始三歲。後君十五日而卒。三女。長適鄉人陳充。先君卒。次適進士李毅。次尚幼。銘曰。

士之有志。艱乎得時。時之既得。若將可為。乃不永年。天奪之。謂天與善。則予不知。

表跋略曰。按塵史。選人磨勘者。進士出身。為著作佐郎。餘人為大理寺丞。謂之京官。職官志。三司推勘公事。以京朝官充。奕以進士為著作佐郎。以佐郎任推勘。與史志塵史俱合。李燾長編。嘉祐六年。置三司推勘公事一人。治平三年正月。罷。罷後四月。奕始卒。故序不言卒於官。曰歸葬者。奕解職後。以朝請留京師也。塵史祕書丞以上。曰升朝官。始奉朝請。曲洧舊聞。元豐以前。二府侍從有薄罪。猶以本官歸班朝請。則無罪去官者可知。奕此時蓋以太常博士歸班。博士寄祿官也。不治事奉朝請而已。又按赤城志。張希房臨海人。舉嘉祐八年進士。終金壇縣主簿。而

馬仲甫守台。在皇祐三四年。奕自太平移台。遂為仲甫從事。其舉進士。當在皇祐前。為推勘。則在嘉祐六年。蔡襄為三司使。後宋初三司號計省。而英宗謂呂公弼曰。蔡襄主計。訴訟不以時決。則知兼掌刑獄。故誌云。京師獄訟之夥。惟天府與三司也。撰書人惟馬仲甫。宋史有傳。張芻野人。皓孫。父名牧。見李燾長編。呂希道為文靖之孫。見王珪所撰呂公綽墓誌銘。東坡集有贈呂希道知和州詩。施注載其仕履尤詳。此誌光緒二十年正月十七日。羊腰灣農人鋤土得之。其地今分隸金匱縣。猶稱景雲鄉恩覃里。與誌同。昇而置之恆善堂。計治平丙午。至今八百二十有九年。邑多張族。而譜牒皆始南宋。或元明不復知君為誰祖矣。是月二十六日。表廷梁跋。役別泐石納諸墓曰。嗜墓斯太帝張英其名字源明宋及清委千霜名久驗茲大彰誌出幽碑選方重勒銘表廷梁告德秋毋毀傷

申港季子墓十字碑

大字篆書兩行

於虜有吳延陵君子之墓

常州古延陵也。吳季子所封之地。至西漢為毗陵。又至東晉為晉陵。宋齊因之。隋平陳廢晉陵為常州。唐因之。或曰晉陵郡。自晉武帝太康二年。分曲阿為延陵。至隋徙治丹徒。唐武德三年。徙延陵還治故縣。今潤之延陵鎮是也。杜佑謂曲阿延陵有季子廟。非古之延陵。古之延陵在今晉陵縣。其說明矣。而孔子所書季子墓碑。

歲久益湮。洎開元中。明皇敕殷仲容摹刻之。大曆十四年。潤州刺史蕭定重刻石。延陵廟中。於是俗習徒見潤之延陵李子廟。而不知常實古延陵。而李子之所封也。崇甯元年。余以罪謫守是州。因考太史公書歷代地志通典圖經得其詳矣。又得其所謂李子墓在晉陵縣北七十里申港之西。又曰暨陽鄉。而暨陽隸今之江陰縣。乃屬令趙士淝訪之。得大家於暨陽門外三十里申港之側。有李子廟。與史記地志通典圖經合。於是表識其墓。謹樵牧耕鑿之禁。又摹取孔子所書十字刻碑墓上。設像祀之。學中以時率屬吏士諸生拜焉。所以示邦人貴有德也。又備論歷世廢興與俗習之變易。刻之碑下。後有君子得以覽觀焉。明□□□十五日降授奉□□□□□□□□□□小字正書三十九行每行十字末行三字刻篆書下方今行明字以下縣志均未載碑僅存數字而已據縣志錄全文碑文莫辨者字外作□以別之第三十七

按此碑在江陰城西申港鎮。李子墓為崇宋甯二年。知常州事朱彥立其記刻十字之下。攷十字自昔相傳。以為孔子之筆。唐開元中。玄宗命殷仲容搨其書。大曆十四年。潤州刺史蕭定重勒石延陵廟中。張從申記之。在今丹徒之九里鎮。李子廟。朱彥所摹取。殆即此本。今蕭朱刻石並存。殷本則久佚矣。朱本最後碑斷已久。明季一夕風雷大作。斷石復完。鄭荃陽鄭題聯云。星斗夜寒君子墓。

風雷時護聖人書古賢瑩兆與先聖手蹟固應神靈呵護如此 攷武陽舊志

朱彥於崇甯元年閏六月以朝散郎守給事中降承議郎出守八月降奉議郎

又攷常州府志江陰縣志職官表趙士翬均作趙士翬殊誤

又按以十字為孔子書或疑或信論者紛如有云止六字者元吾邱衍學古編云古法帖止云鳴

呼有吳君子六字篆法滿古今此碑妄增延陵之墓有云十二字者清化閣帖乃

四字除之字外三字是漢人方篆不與前六字合是為延陵封邑有吳君子之墓呼其字體既與汗簡及傳刻乖戾而有以君字

又妄增封邑兩字且烏呼兩字刻列首末知王著無學任意粗亂誤為季者學古編云漢器蜀郡洗郡字有謂墓字應為葬者孫星衍孔子題吳

葬為墓以題季札子墓為題札墓嚴可均輯全上古三代文從之謂讀此當以

於序句有吳延陵此言文之多寡及音釋之謬至真偽之辨明都穆十字碑攷

云歐陽永叔好集古文其論此碑本之太史公書謂孔子生平未嘗至吳不得

親銘季子之墓又謂其字特大非簡牘所容後永叔有趙明誠者錄古金石多

至二千而此碑不與遂使好古之士不能不致疑其間穆嘗讀越絕見其中載

越王句踐躬求賢聖孔子徒弟子七十人奉先王雅琴治禮往奏則孔子固嘗

歷吳至越其書近古言似非偽豈太史公未之見耶況春秋之時賢如季子固

聖人之所與今觀十字之間辭約意博宛然魯史之法有非聖人不能及者蓋

不必親登其墓而後表之亦未可知也。但觀之筆以竹而紙以代簡則自漢始及觀古法帖亦有是文大不逾寸而多二言庶幾竹簡之書。宋黃伯思號稱博物定其非偽。今碑字若此豈真是耶。抑後人轉相傳摹擴而大之又未可知也。又董道廣川書跋云李陽冰書篆奄數百年人嘗謂初學繹山碑後見季札墓字便變化開合如虎如龍勁利豪爽風行雨集是陽冰所從得法不得謂非古也。此當自有妙處今人不到陽冰地安能議其是非所極哉。

建炎復江陰軍指揮碑

建炎復軍指揮

兩浙轉運提刑司狀。據常州江陰縣父老胡崇等狀。伏覩兩浙一路自祖宗管一十五軍州。唯江陰高郵軍於熙甯年中改為縣。緣江陰疆理闊遠。人民浩大。自元祐已後。民戶添增鹽錢一倍已上。伏覩高郵軍口人戶陳乞已復口口。況高郵不。及江陰戶口之半。念江陰危險。控扼之地。邊臨大江。接連巨海。向緣方賊作過。及近為西兵驚劫。常州至鎮江府放火殺人。賊徒口口欲來燒劫江陰。本縣城郭民兵防托牢固。方免侵犯。一邑人民遂獲安息。願復為軍。兼本縣自廢軍為縣。所有舊軍諸官衙亭并雄節崇節等指揮。及江陰城內見差兵馬都監兩員。縣尉二員。東